

老先生素日里总爱捧着他的白瓷小盖碗泡茶,尤其偏爱那声名远播的福州茉莉花茶。这福州名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于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其独特的传统窈制工艺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承载着如此“双遗”荣光的佳茗,自然令他钟爱有加。但我深知,老先生对这份香茗的挚爱,远不止于茶本身——他曾在这盏花茶上倾注大量心血。终于,在一个盛夏,他带我踏上了寻觅香魂真谛的旅程。

车出榕城,暑气蒸腾。及至末伏时节,天地已然化作一座无声熔炉,我们很快就抵达了永泰梧桐镇春伦茉莉花基地。日光白得刺眼,热浪蒸腾扭曲着视野,仿佛要将万物熔铸成流动的金子。然而就在这熔炉腹地,一片青翠花田倔强铺展,绿意盎然——丛丛茉莉树正被这天地热力托举着,叶丛间缀满微小的素白花苞,敛声屏息,只待那最盛大、最急促的绽放时刻。

花田深处,人影已在热浪中浮动。花农们头戴宽沿草帽,身上竟披挂着奇异的光亮——那是用废弃铝箔精心拼贴成的简易“盔甲”,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目的光,成为对抗酷暑的粗犷盾牌。汗水如失控的溪流,争先恐后从古铜色的额角奔涌而出,急急流过晒得通红的脖颈,更在黝黑的脊背上蜿蜒成行,悄然汇成细流,最终在衣襟处凝成一片深色汗渍的版图。我仅戴斗笠立于田埂片刻,皮肤便如遭烙铁烫灼,鞋底隔着橡胶也能感知大地的滚烫。而花农们在这片“熔炉里”,俯身数小时,默默劳作。

他们的指尖在花枝间翻飞如蝶,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精准,只采摘那些含苞欲放、雪白紧实的花蕾——那是福州独有的单瓣茉莉,较之寻常重瓣品种,花瓣层数少而薄,却也因此香气更清悦、更纯粹,也更为金贵易逝。老花农何伯告诉我:“这单瓣茉莉花苞,要等它长得圆润饱满,花尖微微泛

守护一缕茉莉香魂

■钱建忠



【闽都新谭】



熊宏娇/图

白,才是最佳采摘时机。”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花丛,“你看,这骄阳下,花苞成熟度一目了然。若是阴天,反倒不好辨别。”

原来这烈日下的劳作,藏着如此精妙的道理。茉莉花的香气在花苞将开未开时最为浓郁,而高温强光下,花农能更准确地判断花苞的成熟度。那些饱满洁白的花苞被采摘后,会在夜间自然绽放,释放出最纯粹的香气,正是窈制花茶的黄金时段。若等到花朵完全开放,香气便已散逸大半;而若采摘过早,花苞也无法充分吐露芬芳。

花苞坠入篮中,发出闷闷的声响,像是大地深处微弱的叹息。何伯解释:“茉莉花最爱这高温天气,阳光越烈,花苞越大,香气越浓。”确实,在这酷暑中,单瓣茉莉花苞个个饱满圆润,洁白如玉,较之平日所见更为丰盈。这骄阳似火的天气,反倒成就了茉莉花最完美的生长环境。因此,花农们必须争分夺秒,在最炎热的正午至午后时光里完成采摘,才能将饱含烈日精华的鲜灵花蕾及时送入花茶生产车间,静候子夜时分花与茶生命交融的盛典。这烈日下的所有辛劳,

都是为了锁住那转瞬即逝的极致芬芳。

日影西斜,我们踏上归途。老先生抚摸着带回的新茶,目光悠悠投向车窗外渐渐模糊的花田轮廓:“花魂是人魂啊……花农的骨血里,分明是揉进了这香魂的。”车窗外,那些铝箔的微光与黝黑的脊背,连同那片青翠,一同沉入暮色,却又无比清晰地烙印在心上。

入夜,取新茶冲泡。茶叶在滚水中沉浮、苏醒,水汽氤氲升腾,茶香和茉莉香瞬间盈满斗室。细品之下,那清冽锐利的单瓣茉莉之香,果然直透肺腑。水雾缭绕间,眼前却挥之不去地浮现出午后花田的景象:那铝箔的刺目反光,黝黑脊背上汗珠汇成的蜿蜒溪流,还有花农们与时间赛跑的专注神情。一缕茶香徐徐升腾,缭绕于唇齿之间——这口口咽下的,岂止是草木精华?分明是无数花农在烈日下与时间角力,用精准的判断和娴熟的技术,将最完美的花苞在最恰当的时辰采摘下来,最终凝入叶脉的魂魄。

当那融合了花魂与汗水的温热茶汤滑过喉间,一种前所未有的领悟如花苞般在心间骤然绽放:所谓茉莉花茶的香,原来竟有如此精妙的由来。最外一层,自是那单瓣茉莉在骄阳下孕育出的清悦芬芳;中间一层,是花农们精准判断采摘时机的智慧结晶;而深深沉淀其下的,却是他们对时令的把握、对自然的顺应,以及在这滚烫光阴里的执着坚守。这杯盏之中氤氲升腾的,何止是草木之香?那分明是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的完美融合,是生命以最辛劳的姿态对一缕香魂的深情守护。

于是,在这清芬满室、喉舌回甘的静夜,我终于领会:茉莉花茶香,花农更香,劳动人民在烈日下挥洒的汗水与智慧,才是这盏清茶最动人的底色。那铝箔的微光与汗水的溪流,终将化作茶烟,袅袅不绝——它提醒我们,最清雅的香魂,原来诞生于最滚烫的劳作与最精准的判断之中。

【百姓茶摊】



■张青萍

脱的白。

岸边早就支起了小茶炉,各式茶品摆得齐整:老郑的大红袍、梅姐的铁观音、金妹的正山小种……“追风虎”从鼓山捎来的泉水早已沸开,壶嘴吐着白汽,猛地注进盖碗,蜷缩的茶叶便在热水里舒展翻滚,转瞬漾出琥珀色的光晕,茶香混着水汽漫上来,先勾得人喉头一动。

“方才顺弟那窘态,若不是老李眼疾手快,怕是要成今晚笑柄喽!”有人端着茶盏,指尖沾着水汽,话音里裹着笑。被点到名的后生红了脸,猛灌一口热茶,烫得直缩脖子——方才游到急流处,他泳裤被浪卷得松了边角,亏得老李伸手一拽才没出洋相,此刻被旧事重提,逗得众人笑出了泪。顺弟索性端起茶碗,先敬了老李,又敬了满堂伙伴,脸涨得更红,倒惹来更响的哄笑。

月光跌进茶碗,茶烟袅袅缠上眉梢。江风掠过鬓角,带着水的清冽与岩茶的醇厚。远处浪声哗哗,近处笑谈温软,新月在天上静静悬着,把这一岸的热闹,都浸在温柔的银辉里。

仰望星空,蓦然忆起《兰亭序》中精妙之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此刻心境,与千年前那场雅集遥相呼应——俯仰之间,天地澄澈,此乐何极!

■汤伏祥

体验,欢乐、悲凉都集中这一舞台上。人物在沉浮中,在追寻中,在奋斗中,各自留下了身影。从石宝忠到叶倚榕、郑春发,再到邓响云、叶仲涛,他们的命运在“掌勺”之间,各自焕发出夺目的色彩,他们构成了聚春园这家百年老店的传承节点,这些节点串联起来,正好展示了近代福州的历史变迁。

陆建耗费数年构思与考据,精读《福州通史》《福州府志》等史料,自绘思维导图梳理人物与事件关系,力求将百年福州的政治、经济、民俗借助《聚春园》“一网打尽”,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聚春园》实现了这种建构,它借闽菜之事由,借饮食之符号,不仅勾勒了闽地之历史,探讨了个人命运、家庭兴衰如何与国家进程交织,如何与历史演进碰撞,使聚春园成为理解福建近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时,《聚春园》又在历史的叙述中,让饮食符号得以凸显,焕发出穿越时空的醇香。饮食符号与历史叙述相互交融,相互映衬,达到完美重构。

乌龙江畔驭涛行

三江口,是乌龙江、闽江与马江相拥的地方。江水像一匹被风揉皱的琉璃锦缎,在两岸田畴绿意间漫展,绕过浅滩与芦苇,悠悠汇入远海。这里听不见市区的喧嚣,江风裹着水藻与青草的潮气扑在脸上,车流疏疏落落,道旁榕树的气根垂在风里,连蝉鸣都透着几分慵懒——是那种能把日子泡软的宁静。

两年前搬到这片江湾,因缘际会认识了一群爱水的朋友。单是他们的网名就藏着趣致:“半夏”像株沾着晨露的草药,自带清劲;“套马汉子”不知是草原的套马好手,还是“套”住了这

江里的快乐?“温柔的坏男人”藏着几分俏皮,“会飞的猪”莫不是憨态可掬的乐天派?“潇洒”则活脱脱透着不羁的性情,“哈哈”让人想起弥勒嘴角的那抹笑意。近来新添了三位女伴,网名叫梅、瓶、金,大伙儿见了便笑:“这可不把‘金瓶梅’凑齐了?”玩笑归玩笑,这群人身上那股子朝阳似的鲜活劲儿,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我们常约在傍晚,趁潮水正好,去江里讨一场酣畅。

日头斜斜挂在乌龙江大桥的钢索上时,江面上的碎金开始跳荡。泳友们陆续寻来,“半夏”老远就挥着胳膊

喊:“今儿潮水顺,水温刚好!”新来的“瓶儿”趴着亮橘色浮板,指尖在水面点了点,眼里的期待快漫出来:“盼了好几天,跟你们一块儿游肯定痛快!”有人笑“半夏”总是怜香惜玉,是个天生的护花使者,我们却逗他:“你这是左右逢源的‘双护法’。”

谈笑间,众人跃入江流。平静的水面霎时绽开朵朵银花。今日的目标是江心灯塔,泳友们如灵活的鱼群,朝着乌龙江大桥方向破浪前行。打头的是健将小严,自由泳姿势遒劲如蛟龙,双臂划开水面行云流水,身后曳出一道闪亮的银练。渐近灯塔,水流湍急起来,小严回首高喊:“跟上节奏,伙伴们!”一旁的梅姐虽年届中年,蛙泳却沉稳老练,不时鼓励身旁的新手:“莫急,调匀气息,你做得很棒!”

游至平缓水域,落日熔金,洒满江面,波光潋滟。远山如黛,连绵起伏,与澄碧江水相映,泼洒出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泳友们恣意舒展:有人仰卧碧波,凝望流云享受片刻安宁;有人潜入水底,探寻江中的幽秘;还有人举着手机,追着水里的影子,笑说谁的姿势最像落水狗。

不觉间,夕阳隐入山峦,众人陆续游回岸边。虽筋骨微酸,脸上却无不漾着酣畅的满足。一弯新月悬在墨蓝的夜空,像谁蘸了银粉轻轻描出的弧线,清辉漫过疏星,给江天泼上一层朦



【书林漫步】



聚多冠盖,春满壶觞。饮食作为一种生活赖以生存的最基础条件,它在人类的发展中,确切地形成了自己的符号。比如川渝麻辣四溢,齐鲁醇厚浓郁,粤广清鲜爽嫩,苏淮清鲜平和。闽地菜系虽各有特点,沿海内地差异较大,但说起闽菜,“聚春园”无疑是其重要的代表符号。

聚春园,原本是一家饭馆的名称,何以成为闽菜的符号?这在陆建建的《聚春园》(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可以找到答案。《聚春园》以清末为时间起点,围绕聚春园的发展历程徐徐铺陈,在美食与历史的交融间,为读者展开一幅福建地区自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经济波动与文化交融的宏大画卷。写一家饭馆的变迁,有如早年的《乔家大院》,写的是一个院落,反映的是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进而通过个体呈现,展现历史进程,引发读者思考。这在《聚春园》中得到鲜活再现。

书写历史的方式很多,但从历史

的视角写饮食的却不多。《聚春园》既然以“聚春园”为书名,其笔墨着重自然在聚春园这个饭馆的变迁,自然围绕聚春园这个舞台展开,加以人物的活动,勾勒人物命运的沉浮。但陆建显然不满足于于此,他在一般性叙述中,加入了大量饮食符号,让历史小说的历史叙述与饮食符号表达深度融合,将闽菜技艺、食材变迁、饮食场所等元素转化为透视历史的棱镜,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回荡味觉记忆。

说起聚春园,大家自然想到“佛跳墙”。“坛启荤香,三日绕梁。巧夺天工,佛闻跳墙。”如此美味,陆建娓娓道来,读者仿佛见字咽唾。佛跳墙的成功,以及后来的传承,既是聚春园这家百年老店的缩影,透过鲜活的食物、汤料,更能窥见百年岁月里民生百态与时代肌理的交织。这些食料与汤料,早已超越果腹功能,是福州饮食符号的“味觉密码”,是福州历史的“见证者”,在蒸汽氤氲中,将历史与饮食熬

成了那坛启封时令人沉醉的荤香,三日绕梁,余味悠长。

小说中福州鱼丸、红糟肉、鸡汤海蚌、荔枝肉等名菜,写得非常生动,甚至还细致介绍了六十四件式“满汉席”,对饮食描述可谓下了功夫。陆建并非烹饪专业出身,但对于闽菜的制作相当娴熟,就其制作的锅煽、洋煽、煨、烩、煲、炖、扣、蒸、炒、炆、煸、炸、烧、焖、醉、煎、熏、烤、拌、卤、浸、腌、烙、炮等操作法都能讲透,建构了福州味觉谱系,勾勒出福州特有的饮食符号。这些饮食符号在岁月的洗礼下,映射着福州饮食既追求传统,又迈向革新的时代图腾。

作为历史小说,《聚春园》以“聚春园”为叙事载体,通过对饮食制作、宴饮场景、食材流转等细节的声色化书写,写的是历史,写的是故事,小说要素、故事的演进、主题的浸润都是作者需要思考的。声色的饮食符号,尤其是“聚春园”这个显著的符号,无疑是故事演进的核心要素,人、事,都在聚春园这个舞台展开,味觉、知觉、记忆、

一溪明月映古今

■缪淑秀

四月初,赶在暮色降临前,同“走村队”来到闽侯上街镇榕桥村,与一座千年古桥——十四门桥相见。

十四门桥横跨跨江山可溪(又称“溪源溪”),建于宋元丰二年至八年(1079~1085),桥全长102米,有13个船形桥墩,14个孔道,桥面无栏杆,舟形桥墩宽度超过桥身,仿佛一条大蜈蚣匍匐在江面上。《闽都记》记载:“十四门桥,在招贤里。叠石为桥,甬水凡十四道,故名。”

走在桥上,那被岁月抛光的温润如玉的石板依稀可见铭文:“元丰二年口十一月庚申造至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壬辰毕口口石匠张保”。三行阴刻文字记载着建桥岁月,然七载寒暑的艰辛仅浓缩成“石匠张保”四字。右侧石梁上清晰地铭刻着捐建者的誓愿:“兴未里林居广与室中陈二十娘同发心舍石桥——十四门上报四恩三有下及一切舍生同沾福利”。

建桥前,周边村民靠渡口舟楫过可溪。关于建桥的缘起,相传清明祭扫的当地乡绅林居广遭深潭沉淀其下的,却是他们对时令的把握、对自然的顺应,以及在这滚烫光阴里的执着坚守。这杯盏之中氤氲升腾的,何止是草木之香?那分明是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的完美融合,是生命以最辛劳的姿态对一缕香魂的深情守护。

于是,在这清芬满室、喉舌回甘的静夜,我终于领会:茉莉花茶香,花农更香,劳动人民在烈日下挥洒的汗水与智慧,才是这盏清茶最动人的底色。那铝箔的微光与汗水的溪流,终将化作茶烟,袅袅不绝——它提醒我们,最清雅的香魂,原来诞生于最滚烫的劳作与最精准的判断之中。

这个周末,雨停了,受同学之邀,我们驱车前往龙岩市永定区高头镇高东村的田禾塘自然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乡村之旅。当车子沿着蜿蜒崎岖的公路缓缓爬升,郁郁葱葱的绵延群山与层层叠叠的高山梯田在身后渐渐淡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自由在我心中悄然绽放。

走进田禾塘,只见屋舍俨然、鸡鸣犬吠,绿树成荫、宁静淡雅,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的诗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所描绘的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不就是眼前的田禾塘吗?我站在村口,极目远眺,宁静的村庄周围,碧绿青翠的山峦绵延不断,一幅田园画卷

姓名。还记载修桥原因:“霖遭洪水冲坏桥梁”“王马不行,空羡慕虚”“桥圯经年,屡忧春渡”等。可见,千年岁月沧桑间,溪源溪上十四门桥曾遭受重重磨难。清同治年间山洪冲垮第十四孔桥墩,石桥顿成“十三门”;1928年乡贤林文英重修时,第十四孔终以石堤相接。2005年“龙王”台风肆虐,三墩坍塌双梁折沉。2023年台风“海葵”引发的洪水啃噬桥体,致第五至第八桥墩间轰然断裂。一次次损毁,又一次次重生。每道伤痕,都刻录着人与自然抗争的史诗,每块重砌的石板都宣告着文明记忆的不可湮灭。

榕桥村地处溪源溪要冲,自古是水陆要道,也是来往人员、货物交通集散地。十四门桥是联结旗山可溪两岸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永泰通往侯官的必经之路,见证了无数行人的匆匆脚步,承载着人们的期待与梦想。有多少商贾名流走过,又有多少文人墨客走过。明嘉靖状元龚用卿咏:“疏林绿竹拥村原,跨岸桥通十四门。水浅沙明飞白鹭,夕阳溪色近黄昏。”明代名家郑元韶吟:“西望旗山数里遥,寻常春涨阻耕樵。而今游客过多少,忆渡溪源十四桥”。诗人陆栎曰:“月华隐映三千界,水气浮沈十四桥”。最令人动容的还是东桥头碑刻所题“一溪明月”,当月光漫过一道道桥孔,将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风雅化作闽地的农家炊烟。

古桥如千年时光一帧帧融入人们的血脉,乡民们在桥头种植榕树,榕荫石桥,桥亦称“榕桥”。东来西往,岁月更迭,原来的村名惠化里、招贤里也改成了“榕桥村”,石桥、榕树成为人们乡愁的具象。

如今,十四门桥上万余千米处新建了公路桥,但当地村民出行仍习惯选择祖辈辈走过的古桥。1992年,十四门桥被列为县级文保;2020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2022年,入选福建省河湖文化遺產。

暮色渐浓,踏着十四门桥,让千年前那“一溪明月”照亮我的归途。

邂逅田禾塘

■苏冠生

在烘焙茶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令人神清气爽。在另一个车间,几名村妇忙着包装百香果,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

从茶厂出来,我们惬意地走在山间小路上,雨后清新的空气,寂静的山林,只有偶尔传来的蝉鸣和鸟叫,以及我们这群游客的脚步声,不经意间打破了这份宁静。路边,长满了数不清的西瓜、南瓜、丝瓜、茄子、地瓜叶,处处瓜果飘香、叠翠流金。妻子等人一会摘下几片紫苏叶,贪婪地嗅着那股浓郁的香气;一会摘下一根南瓜苗嫩芽,连夸说“这个炒了好吃”,然后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跟路边成熟的红米糯高粱一样,一个个开

心地笑弯了腰。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我们细细品味每一缕阳光在每一片叶脉里流淌的诗意,让我们欲罢不能,流连忘返。

来到此行要拜访的主人家,主人已切好了西瓜、百香果,热情地招呼大家品尝。这家女主人是同学的表姐,勤劳朴实,持家有道,一进她家就感觉窗明几净,舒适而温馨。男主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语,略显拘谨。他们家的孩子跟我们聊起了回乡发展的历程,并表示要用好政府大力支持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在百香果、西瓜等种植业上做好文章,同时还可以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话语之间,足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良好家风家教。

田禾塘是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山村。这里处处可见返璞归真的平淡,率性任意的自然,还有一种淡淡的、纯粹的,令人迷恋的、充满烟火味的生活气息。